

## 從老子的「無為」看基督及基督徒靈修

### 老子的「道」與若望福音的「聖言」

老子哲學的理論基礎是由「道」這個觀念開展出來的。他的哲學系統，可以說是由宇宙論伸展到人生論，再由人生論伸展到政治論。在老子的思想中，「道」的意義可以歸納如下：形上的實體、使宇宙生成的動力、促使萬物運動的規律；和作為人類行為的準則。

老子認為「道」是真實存在的東西。「道德經」25章上說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、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、周行而不始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強字之曰「道」。老子認為「道」是無形的，不是一個有具體形象的東西，「道」也是不可名的，因為「道」是無限的，不可以被某一名字限定住，我們只可勉強稱它做「道」。「道」先天地而存在，且是永久存在的東西，這個實有的存在體，在這宇宙是唯一的、絕對的。「道」不會隨著外物的變化而消失，不會因外在的力量而改變。但「道」本身卻不是固定不變的，它是不斷地在運動著。「道」是一個動體，整在宇宙萬物都隨著「道」而永遠在「變」在「動」。

老子認為天地萬物都是「道」所創生的。「道」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和始源。「道德經」上說：「道」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萬物。「無」，名天下之始，「有」，名萬物之母。又說：天下萬物生於「有」，「有」生於「無」。「無」和「有」都是指稱「道」的。「道」是不見其形的，所以用「無」來形容它，但「道」也能產生萬物，所以用「有」來形容它。「無」和「有」似是對立，而又相連續。「無」含藏著無限未顯現的生機，「無」乃蘊涵著無限之「有」。老子用「無」「有」的概念，來表示形上的「道」向下落實而產生萬物的一個過程。

此外，老子認為「道」不僅創生萬物，它還要內附於萬物，以蓄養它們、培育它們。「道德經」上說：「道」生之，「德」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「道」而貴「德」。故「道」生之，「德」畜之，長之，育之，亨之，毒之，養之，覆之。

另一方面，當「道」作用於萬物時，卻表現了某種規律。這些規律可作為我們人類行為的效準。老子說：反者道之動。老子認為萬物的總規律就是「反」。事物向相反的方向運動發展；同時，事物的運動發展總要返回到原來基始的狀態。這麼蘊涵了兩個概念：相反對立、返本復初。首先，老子認為凡事都有它的對立面，並因它的對立面而相反相成。因此，老子強調觀察事物不僅要看它的正面，也應注視它的反面，更要重視相反對立面的作用。而事物的發展到某種極限的程度時，就改變了原有的狀況，而轉變成它的反面，這就是「物極必反」的道理。至於返本復初，即是循環的思想，老子認為萬物最終都會各自返回到它的根本，而根本就是一種「虛靜」的狀態。老子認為「道」是合乎自然的，「虛靜」是自然狀態的，萬物只有返回到根本，持守靜虛，才體合於自然，才不起煩擾紛爭。

當形上的「道」落實到物界，作用於人生，便可稱它為「德」。「德」是「道」的作用，也是「道」的顯現。換句話說，當「道」內化於萬物中，而成為各物的屬性時，這便是「德」。老子認為這個作為人類行為所依循的「道」（或「德」），

蘊涵了以下的基本精神和特性：自然無為，致虛守靜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柔弱，不爭、居下、取後、慈、儉、樸等。其中「自然無為」更成為老子哲學的中心思想，其他的重要觀念都是環繞著這個觀念而開展的。

以上簡單地介紹了在老子思想中，「道」的意義。若將老子「道」的思想與基督宗教的教義比較，我們可以發覺「道」的「無」與「有」正好與聖三神學中的「父」與「子（言）」相比。在神學上，尤其是東方的否定神學中，聖父是一切事物的最終根源，祂是絕對隱晦和沉默的；子卻是顯示父的肖像，和啟示父的聖言。父是舊約所稱的隱藏的天主，子則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，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。父從永恆中產生子，作為自己的圓滿肖像，在創造時便是藉著子、或聖言，創造萬物。因此，萬物一方面是聖言的反映，同時也顯示父，因為聖言便是父的肖像。

這與老子：天下萬物生於「有」，「有」生於「無」的觀念有著共鳴。父是「無」，子（言）是「有」。「道」自「無」而生「有」，又生萬物，藉萬物顯示自己，但仍不失其「無」的特性。同樣，父藉著子創造，又通過子把自己顯示於萬物，正如若 14：10 所說：「誰看見了我（子），就是看見父。」但父本身仍是一個隱晦的奧祕。

此外，我們可以察覺到，若望福音（1：1 - 18）中的「聖言」，與埃及猶太裔哲學家斐羅的哲學概念：「言」（Logos）有著密切的關係。事實上，福音作者是引用了斐羅「言」的概念在他的著作中；不過，若望肯定這「言」已降生成人，居於人間。根據福音作者的思想，「聖言」有兩個任務，就是宇宙性和引導性。「言」一方面是父藉以創世的工具，祂是父的肖像，是一切萬物的首生者，父先生了祂，又以祂為創世時的模型和藍圖。因此，祂是天人之間的中介。這點在上文已略為講述。另一方面，「聖言」也有其引導性的作用。「言」願意引導人邁向神聖的領域，而人則藉「聖言」成為父的子女。正如若 1：14 所說的，子是父的獨生者。而祂給那些信祂名子的人權能，好能成為天主的子女（若 1：12）。「言」對萬物的引導性，與「道」蓄養萬物、培育萬物的作用正好相比。

總括來說，「聖言」可與「道」的概念中，「有」的特性相比。但也有不同之處。首先，基督宗教中的天主，是一個有「位格」、「心志」的神。但道家的「道」，除了可肯定它是存在的實體外，關於它有沒有「位格」和「心志」的問題，似乎還未有一致的定案。此外，基督宗教中的天主在創世時，是有其目的，有其慈愛計劃的。但道家強調「道」在產生萬物時，是出於自然、無為。似乎，「道」並沒有一個特定的計劃，這也是另一個值得留意地方。

### 「道」：無、無為

老子尚「無」，並用「無」來指稱「道」。但老子所說的「無」，並不等於空無，而是「似無實有」的「無」。老子認為「道」是一種潛藏力，在它未成形時，它隱著了。這個幽隱未形之「道」不能為我們的感官所認識，所以老子用「無」來表示這不見其形之「道」的特性。無形的「道」是超越人類感官的，因此人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。它不具任何形象和名相。但同時間，「道」的「無」是蘊藏著無限生機和無限之「有」的，並能產生萬物。

至於「自然無為」，可以說是「道」落實成為人行為的準則時一個重要的思想。「道」稱為「無」，其特點是「虛靜」和「無為」。而人要達致與「道」合一的理想，便要效法「道」的虛靜無為。「無為」不是說甚麼都不做，而是指不強為或不妄為的意思，即一切不加強制力量而順任自然；所以又稱「自然無為」。人要做到「無為」，便必須修養虛靜的心境，達致「無私」、「無欲」，或「清心寡欲」，內心空明寧靜的境界。

老子提出「自然無為」的思想，有其政治主張。老子認為任何事物都該順任它本身所具有的可能趨向去運行。因此，政府的作為應以不干擾人民為上策，政府的職責只是在於輔助人民。人民在絲毫不感到政府干預的情況下，大家都覺得十分的自由自助。此外，老子十分反對統治者強作妄為，肆意伸張自己的意卻，這便是「有為」的統治，與「無為」背道而馳，只會為人民帶來災難。老子認為要讓人民有最大的自主性，允許特殊性、差異性的發展。

### 道家聖人的無為

老子筆下的聖人，可以說是「道」的化身。聖人得「道」，保護「道」，並常與「道」在一起。凡是「道」的本性，聖人都擁有。所有聖人的作為，均不是他的作為，而是來自「道」。換句話說，聖人所作的一切，都不以自我的意願為依歸，而是跟隨「道」，並對「道」表示絕對的回應和服從。此外，由於凡是「道」的本性，聖人都擁有；因此，「自然無為」亦成為聖人最基本的特質。聖人信任自然，不強為、不妄為。老子說：人法地、地法天，天法「道」，「道」法自然。亦即是說：人應效法自然。

另一方面，老子認為萬物的根源是「虛靜」。而道家思想是以「虛無」為本的。因此聖人也應以清靜狀態為宜。聖人達到清靜的境地，也就是「無欲」的狀況。所謂「無欲」，並不是要消解本能性的自然欲望，乃是要消解心智作用的巧詐欲望，和消解急躁和煩擾。

老子重視「道」相反對立的規律。他認為「道」在創新過程中所表現的作用雖是柔弱的，卻能綿延不絕，作用無窮。這正是「無為」狀態的寫照。因此，運用到人生方面，老子提出「柔弱勝剛強」的理論，並提出「處下、不爭」的觀念。老子認為若能處下，自然能消解爭端，培養容人的心量。而「不爭」，並不是自我放棄，而是「所作所為」要能利萬物，聖人所作的，是順著自然的情況去發揮人的努力，但努力所得來的成果，卻不必擅據為己有。這種為他人服務而不與人爭奪功名的精神，便是聖人偉大的道德行為。老子「功成而弗居」的思想，便是在「不爭」的觀念中引申出來的。

### 若望福音中基督的無為

若我們拿若望福音中的基督與道家的聖人作一對比，我們可以察覺到耶穌基督常常流露出道家聖人那種「無為」精神。首先，在若望福音中，基督的態度是常常投向父的懷抱，並以父的意旨為依歸。（若 1：18）耶穌明白自己是來自父，他在世的目標，是要回歸父（若 13：1），並完成父交給祂的使命。因此，在那時辰（若 12：27）一到，祂便對父表達出絕對愛的服從，為完成（若 19：30）

父交給祂的使命而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這種積極工作，但處處以父的意旨為最高依歸的精神，可以說是道家聖人「無為」一個很好的寫照。

基督這種「來自父」的心態，在若望福音的敘述中是屢見不鮮的。（若 7：28、8：23、10、36）此外，基督常常強調祂是完全隸屬於父的。祂所作的，所教導的，都是出自父。祂來，不是為執行自己的旨意，而是為承行父的旨意。（若 5：19、5：36、6：38、8：26）耶穌基督這種為人而付出，卻不計較個人的利益的心態，可以說是完全附合道家聖人那種「無私」和「無欲」的特質。

另一方面，在基督的逾越事件上，我們也可以看出道家「相反」、「柔弱」、「處下」的道理。首先，在十字架上，基督表面上是受壓迫的、受辱的，但透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，卻彰顯出天主的光榮和祂對人類的大愛。此外，在十字架上，基督表面上是柔弱的，處下的，但其實基督擁有無比的內在力量。透過死亡和復活，基督戰勝了罪惡和死亡，為普世帶來了救恩和永生，這也可以說是「柔弱勝剛強」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最後，在若望福音中，耶穌也強調祂與父是不分離的，常常聯合在一起，祂與父原是一體（若 10：30、38）。「誰看見了我（子），就是看見父。」（若 14：9）這與道家聖人得「道」，擁抱「道」的概念，有著共鳴之處。

不過，我們可以發覺，基督和道家的聖人，也有些明顯不同之處。首先，道家的聖人，是老子虛構出來的完美典範，還是在歷史中確實存在的人物，這點仍未有定案。此外，基督是完全服從於父的，祂與父有著深厚愛的對話和關係。但為道家的聖人來說，他只是效法「道」在自然中的規律，我們不可以用「愛」、「對話」等位際的詞語來形容他與「道」的關係。最後，為其他人來說，道家的聖人只是一個典範。其他人不一定要透過聖人才可得「道」的。但為基督徒來說，子是通往父唯一的途徑。子與父的一體，是門徒與父結合的原型和典型。門徒若想與父結合，就必須與子結合，愛祂並遵行祂的誠命。

### **無為與基督徒靈修**

道家「無為」的精神和基督「無為」的實踐，確實為基督徒的靈修帶來很大的啟發。首先，正如上文所說，基督在祂的生命中，確實是純對的「無為」，祂實踐父的意旨，不求己益，並服從至死。因此，基督徒也應學習這種「無為」的精神。凡事不依自己的意旨和尋求自己的光榮，卻以承行天父的意旨為己任。正如天主經上所說的，時時祈求天父的旨意得以承行在人間。

此外，基督徒也應學習基督那種「柔弱、處下」的精神。的確，基督就是那樣的謙卑自下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天主高高的舉揚了祂。這正是老子「相反對立」的概念。無可否認，基督是透過死亡的痛苦才進入復活的光榮。基督徒在其靈修和侍奉的事工上，也要學習這種精神，願意為他人付出，成為「最小」的一個，效法基督為門徒們洗腳的榜樣，好能進入天國的喜樂和光榮。

另一方面，聖人與「道」的結合，子與父的一體，子與門徒們的結合，也給我們靈修上很大的反省。正如恩寵學上所說的，天主給人最大的恩寵，就是祂的

自我通傳，而人所得的最大賞報，就是天主與人的共融合一。因此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，無論在祈禱或侍奉的事工上，都應以此作為我們的見標。因為，「與主結合」是每一名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原動力和終向。我們應努力效法耶穌，愛祂，遵行祂的誠命，與祂給合，因為誰不經過子，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。

最後，老子尚「虛靜」；而在耶穌卅三年的傳教生活中，雖然行了不少奇蹟，講過不少教訓，但從未忽略虛靜、祈禱的時刻。這實在為基督徒的靈修生活立下一個很好的榜樣。的確，事工和祈禱是基督徒生活中兩個重要的範疇，但其中以祈禱、禮儀、靈修生活尤為重要。因為在這些「虛靜」的時刻中，我們與天主契合，並從中吸取力量，好能善渡基督徒的生活和實踐基督徒的使命。

潘國忠

2005年10月